

民族交融视角下的坝固移民村落社会空间研究

黄雅丹

怀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怀化，418000；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空间”理论，以黔南坝固移民村落为例，探讨了移民文化空间的社会维度。文章从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民俗活动三个方面分析了移民文化空间的形成与特点，并指出了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移民文化空间的重建是社会空间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展现出了多样化的心态和行为模式，整体趋势积极。

关键词：移民文化空间；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民俗活动

DOI：10.69979/3029-2700.24.5.050

引言

“社会空间”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包括地理区域、个人空间感受、社会位置及人类实践产物等多重解释^[1]。在《当代空间问题的辩证向度研究》中，空间服务于生产和消费被视为重要真理，为社会空间理论赋予了意义^[2]。费孝通则通过“差序格局”描述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指出传统村落在中国社会空间中的独特地位^[3]。在这种格局中，社会关系基于地缘和血缘构建，是一种恒常的关系。本文探讨的社会空间特指由国家政府主导、人民群众自愿搬迁形成的移民文化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人们在新的移民安置点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关系。

匀东镇坝固易地移民安置点是异地扶贫搬迁的成功案例，通过搬迁，居民们脱离了恶劣环境，迎来了更好的生活与经济机遇。该安置点总建筑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涵盖了不同年份的搬迁项目，共安置了 184 户 734 人。此地交通便利，毗邻都匀市区和镇政府，教育、医疗资源充足，为居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居民们也在积极适应新环境，重建社会空间，如通过参与村落活动、加强邻里联系等方式，逐渐融入新的村落生活，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空间

1.1 家庭亲友联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中国传统中，家庭以血缘为纽带，每个成员遵循规则，扮演重要角色。血缘关系形成紧密网络，距离虽变，亲疏关系不改。面对新环境、陌生群体、文化冲突等挑战，血缘纽带成为个体最坚实的依靠。在黔南坝固移民村落，居民因恶劣自然条件离乡背井，来到潜力更大的新居，面临社会网络重构。在陌生环境中，受外部因素影响，他们的地方归属感和

族群认同感逐渐增强。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黔南坝固移民村落中居民与原有村寨联系部分情况统计表

姓名	年龄	民族	原居住地	原有村寨联系
韦中秀	67 岁	水族	王司	会经常回家
吴登芬	67 岁	苗族	坡角寨	就自己和孙子在坝固移民村落居住
李江南	8 岁	苗族	坡角寨	爷爷奶奶在坡角寨居住
杨永英	60 岁	苗族	坡角寨	平时有事还是会回去的
王主群	74 岁	汉族	河东村	选择加入坝固移民村落的“老人会”
吴启洋	50 岁	苗族	坡角寨	红白喜事就在坝固移民村落办，大家一起做

在笔者的走访调查中，相对于陌生的坝固移民村落，大部分的人还是较为依恋从前老寨子里的生活，他们大都只是暂时性生活在这里，等到了空闲时间，还是会选择回到原来的寨子里，过着以前的生活。

如 YYY（女，60 岁，苗族，原居坡角寨）表示：“逢年过节也会回坡角寨走亲戚。这里的房子太窄了，来这里小孩读书方便，平时有事还是会回去的。”

从上述访谈可以看出，在黔南坝固移民村落中，存在许多的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对居住空间的突然变化，表现了一定的适应性障碍。大多数居民迁居至此的动因源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需求。但是由于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在闲暇之余，他们更加倾向于承受长途跋涉的辛劳，以期回归原有的“熟人社会”，原有村寨中的亲属在心理方面还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居民似乎展现了对坝固移民村落生活的适应，更在心理层面逐渐与先前的

村寨产生了距离感。相对于先前的村寨，他们更加倾向于加入坝固移民村落的“老人会”。所谓的“老人会”，就是指为老人处理身后事的组织。这样的一种倾向性，实际上也可以算是居民们对坝固移民村落归属感的增强和对坝固移民村落的认同。

如WZQ（女，74岁，汉族，原居河东村）表示：“有白事时会办‘老人会’，大家互相帮忙。不办的话自己做不了。”

1.2 街坊邻里互动

“邻里是人们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初级社会群体，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经久相处、守望相助、友好往来的若干家庭联合体”。^[4]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多数不同民族之间往往单独生活，逐渐形成单一的社会群体。然而，当他们迁居到黔南坝固移民点之后，面对的是多民族共居的复杂局面，这不仅仅只是居民生活习惯上的转变，更是各民族之间风俗习惯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这就使得居民需要逐渐调整适应并融入这一多元化群体的现实。

如LXQ（女，77岁，苗族，原居不详）表示：“来这里没地方聊天，我们村有水井，大家常聚在一起洗衣服、聊天，还互相帮忙干活。现在邻居讲话听不懂，都关着门。”

面对上述局面，村委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多民族之间的交融，优化邻里关系。首先，村委会是在坝固移民村落增设传统的水井设施，针对“生活用水”这一需求来强化移民村落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其次，是利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组织和举办大型活动，增强居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再者，在坝固移民村落修建了篮球场，打造了一个重要的民众交流平台，居民们常于傍晚时分在此闲聊聚集，这一措施有效地减弱了居民之间的疏离感，加强了居民之间的联系。

2 生产活动中的社会空间

2.1 土地流转选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承载着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一特点使得农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更深层的依赖关系。坝固移民村落作为一个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居住区域，这里的居民群体即使经历了村落重构与移民迁徙的过程，也同样未能脱离传统的“小农思想”，村落居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与情感联结还是颇为显著。

如WZX（女，67岁，水族，原居王司）表示：“仍会回老家种地，种苞谷、辣子、黄豆等，昨天刚从老家过来，在家还是要种地吃饭的。”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居民已经迁居到了新居，与原有的土地产生了物理空间上的疏离，但是他们对于土地的依存关系却并未削弱，反而呈现出了一种更为紧密的趋势。具体而言，坝固移民村落的居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纽带并未断裂，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呈现出一种超越物理距离的情感联结。搬迁至坝固移民村落的居民会选择继续利用房前屋后的小块土地耕作。针对这一状况之后，村委会便将原先设定为移民村落内部用作绿化带的土地资源进行功能性调整，将其开发为“微田园”。这一措施，既加强了村落居民之间的联系，又减轻了居民们的经济负担，从而有效加强了该移民村落的稳定性，实现了村落治理与居民福祉的双重优化。

此外，有部分坝固移民群众因为远离故土，会将原有的土地“送给”别人耕种，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亲戚好友之间的友好赠予行为，这种友好赠予行为更是对原有人际关系的维护和强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搬迁引发的归属感缺失。

如MAH（女，70岁，水族，原居河东村）表示：“我们不回老家种田了，老了种不动了，把田都送给别人（老家亲戚、熟人）种。”

在坝固移民村落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部分村民由于年龄增长、缺乏劳动力、健康等情况，无法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就会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承包，让老板进行统一管理和经营。这相较于土地撂荒来说，他们自己至少还能获取微薄的收入。

如LXQ（女，77岁，苗族，原居不详）表示：“现在我们因年老多病无法种田，将原田承包给村里无地的人，每年收一千五租金。”

2.2 外出务工选择

外出务工通常是指个体离开其居住地，前往其他地区从事其他行业的行为。农民最主要依靠的还是土地，因此，在坝固移民村落中，有部分居民会前往老板承包的大棚中干农活，或者是参与太子参的采挖工作。在这种有着雇佣关系的工作中，虽然很多人互相之间都不熟悉，但是由于有着坝固移民村落居民这一身份认同，大部分人更加倾向于集体活动，都会相约一起，加强了坝固移民村落内部的人际联系。

但是也有部分居民会选择外出务工，在坝固移民村落中，外出务工的居民也会通过亲属、朋友或者邻里之间的关系，带动坝固移民村落内部的其他成员共同外出务工，这种务工模式不仅降低了单独外出务工的风险，也展现出了坝固移民村落内部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

如LYC（男，51岁，苗族，原居坡角寨）表示：“我们多数人外出打工，常相互介绍。市里设专人调查就业

情况,发布用工信息。若有未就业,看到信息可联系或乘村里组织车辆前往。

综上所述,坝固移民村落中的务工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土就业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是以农业为主,坝固移民村落的居民通过参与当地农业生产,实现就近就业,增强了村落内部的韧性与稳定性。另一种就业方式为外出就业模式,这种就业模式主要是跨区域流动就业,通常是以非农性产业为主,有利于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增加家庭收入。

3 民俗活动中的社会空间

3.1 礼物互惠行为

“中国村庄的礼物馈赠所处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结构是由流动的、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这种馈赠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经过地理空间的迁移之后,礼物之间的互惠行为,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礼物互换,而是成为了坝固移民村落居民维系旧有关系,建立新的关系的情感纽带。尤其是在搬迁之后,居民们原有的地缘、亲缘关系被打破,急需在现有条件下构建新的生活圈,礼物便承载了这一作用。

如 WDF (女, 67 岁, 苗族, 原居坡角寨) 表示: “在坝固移民村落我通常没事, 吃酒等事会叫老公。过年回老家走亲戚。新村有喜事我也去吃酒, 寨子有酒席我就回去。”

如 LBY (女, 67 岁, 苗族, 原居坡角寨) 表示: “每处都去吃酒, 亲戚叫就去, 送钱当红包, 亲的两百, 不亲的一百。从前送酒或米, 现在大家有钱了, 都只送钱。”

从上述访谈材料中可以看出, 在坝固移民村落中, 部分居民在遇到重要事情受邀去“吃酒”时, 都会欣然赴约。坝固移民村落的礼物种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为金钱, 另一种为物品。在这种“吃酒”的活动中, 实质上也是礼物之间的互惠行为, 当居民们接受此类邀请时, 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一社交场合对自身人际关系进行维护与拓展。

但是当遇到生命仪礼等重大事件的时候, 他们仍然会选择去到故土去“办酒”, 这不仅是对现有房屋空间的考量, 更是对原有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维系和认同。

如 WZX (女, 67 岁, 水族, 原居王司) 表示: “我家过年去走亲戚一般就是买饮料, 都是在超市买的, 我们一般不会在这里办红白喜事, 都是回去老家。”

可见, 坝固移民村落之间的礼物馈赠行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这种馈赠行为不是简单物质层面的

交换, 而是深深嵌入了人们的心理认同中。在地理迁移的背景下, 礼物馈赠甚至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旧友与新邻的一座桥梁。

3.2 仪式活动参与

仪式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的行为模式。在原来的农村社会当中, 大部分仪式活动的举办都是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 但是他们在易地搬迁之后, 大部分的仪式活动就开始由村落的管理者进行主导。这一转变体现了村落管理者对村落治理结构的变革与调整, 使其更加符合村落治理的需求, 增强了居民们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维持了村落内部的稳定。

如 LFX (女, 38 岁, 苗族, 原居老鹰寨) 表示: “端午节村里组织的活动一般也会参加。如搞包粽子、篮球比赛、妇女节等。”

仪式活动在坝固移民村落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村落管理者对仪式活动的积极介入, 不仅促进了坝固村落治理体系的优化, 加强了坝固移民村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村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结论

综上所述, 坝固移民村落的文化空间在社会层面的展现, 主要聚焦于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民俗活动三个维度。在日常生活层面, 从家庭亲友、街坊邻居联系两个方面体现了坝固移民村落居民对新环境的适应; 在生产活动方面, 从土地流转和外务工两方面展现了坝固移民村落的生产生活模式; 在民俗活动方面, 从礼物互惠与仪式活动两个方面, 将传统节日与现代村落进行生动展现。因此, 这三个关键维度共同构成了坝固移民村落文化空间在社会维度上的展现。

参考文献

- [1] 申悦. 城市郊区活动空间[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1: 32.
 - [2] 冉思伟著. 当代空间问题的辩证向度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2: 82.
 - [3] 费孝通著.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2013. 9: 34.
 - [4] 黎熙元, 黄晓星编著. 现代村落概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 03: 114.
- 作者简介: 黄雅丹, 性别: 女, 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沅水流域传统村落演变机理与发展模式研究”(21A0481)。